

嵇中散集

冊全

嵇中散集

四倍謝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嵇中散集序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缺之天逸而遊於穢氛  
之季抱卷冊之夸節而邁夫酷網之朝龍章孔姿  
意氣薄日月之表琬言瑋撰思靈邁區合之涯形  
寓寰間神棲皇古以塗匱寡歡故澤和於琴綺以  
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  
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恥爵組之  
競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託箴乎太  
史揆厥玉度蓋欲獵華纓於伏軒之署而調管籥  
乘綠車於堯虞之庭而覽鳳皇者也觀其緒辭若  
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穆然以無  
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饗萬國如素士服綉袞  
若布衣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

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  
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宥之方矣嗚呼烏圖  
之感昔緬想於仲尼矸爛之歌嘗綿哀於寧戚淳  
源莫返良匪一朝叔夜志旣高獨而復遭魏晉奸  
雄彌宇豺虺盈途無怪其潔躬於紫壑而遠害於  
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鍛  
致鍾會之貝譖由是無罪無辜殲此哲士雖請師  
救贖三千子衿痛惜士紳接於海而廣陵妙響  
終絕於東市矣忍哉司柄垂惡無窮嗚呼此蓬蒿  
之間固非神鵬之可集汗常之瀆夫豈大鯤之所  
旋徙必重霄避宜瀛嶠戶農所以席海而不返老  
萊所以投畚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洙訓末圖危行  
言遜時機罔覺性烈才雋登戒勿思意遠防疏秀

規莫省學炳名光賁跡不遠叔夜不能免其尤矣  
鯁生抱遺文於駒谷珍覽靡厭結遐悲於異代嘆  
息彌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諭播興超峻之  
擅理辨緯體綿密片言小屬無非素衷玄致奧隔  
之所存也苟欲考竹林之秀短攀柳阿之清蹈者  
不有斯述何以披遡故迺校次瑤篇彙爲十卷刻  
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

嘉靖乙酉冬十月三日五嶽山人汝南黃省曾撰

嵇中散集卷第一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秀才答四首

附

幽憤詩一首

述志詩二首

遊仙詩一首

六言十首

重作四言詩一首

思親詩一首

郭遐周贈三首

附

郭遐叔贈四首

附

答二郭三首

與阮德如一首

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  
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  
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泳彼長川言息其止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  
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弈弈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  
勞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  
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  
仙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  
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  
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泳彼長川言息其止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  
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弈弈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  
勞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  
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  
仙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  
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良馬旣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  
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眄生姿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  
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畋其樂只且  
凌高遠眇俯仰咨嗟怨彼幽繫邈爾路遐雖有好  
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  
輕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  
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儔弄音感寤馳情思我  
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灑

灑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  
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  
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  
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  
尊莫與交歡瑟瑟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  
若蘭佳人不可存能不永歎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  
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  
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

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  
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饑不願園林安  
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  
縱心無悔

秀才答四首

附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  
水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  
生遊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義行時遊則  
鵲起達者鑒通塞盛衰爲表裏列仙徇生命松  
喬安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己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  
山原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

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居視變安能遷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邱丘青林  
華茂青鳥羣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  
思齊大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圃釋轡  
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噉瓊枝  
結心皓素終始不虧

幽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癯靡識越在縑緜母兄鞠  
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寵  
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  
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  
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  
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痍欲寡

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  
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仰慕巖鄭樂道閑居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  
天實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訕繫此  
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  
身滄浪豈云能補噤噤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  
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傳事與願違邁茲淹  
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  
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祗  
攬予情安樂必誠迺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  
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  
養壽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  
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匹疇肯應  
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軾軻丁悔吝雅志  
不得施耕耨感甯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  
策追洪崖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  
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滄瓊枝多念世間  
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蝘蛭宅神龜安所  
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  
所希往事旣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  
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  
憤啓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

日夕不知饑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珍做宋版印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  
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  
六龍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  
發童蒙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  
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  
誰能覩其蹤

六言十首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  
濟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志佳



哉爾時可喜

知慧用

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殉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撓所  
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己靜  
恭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願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萍終  
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梁朱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寬得  
志一世無患

重作四言詩七首

胡一作秋行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  
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  
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  
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  
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  
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患欲得安樂  
獨有無憊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  
折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  
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遇

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  
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  
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  
鍊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  
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  
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思親詩一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  
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  
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  
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

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  
涕汎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  
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  
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獨技淚兮抱  
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  
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  
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  
裁

郭遐周贈三首

附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  
倡佯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予與嵇生未  
面分好章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箏執鳴  
琴攜手遊空房栖遲衡門下何願於姬姜予心



好永年年永懷樂康我友不期卒改計適他方  
巖東咸發日翻然將高翔離別在旦夕惆悵以  
增傷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  
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倏  
忽將永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  
中徘徊於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別  
在斯須怒焉如調饑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  
安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傳說寒  
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  
賢何憂此不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  
易過歷日月忽其除勗哉乎嵇生敬德在慎軀

郭遐叔贈四首

附

每念邁會惟日不足昕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  
無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  
巾車命僕思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  
如綠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展轉  
反側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  
增其勞愁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  
畫界事利任難惟予與子□不同貫交重情親  
欲面無算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  
極旦心之憂矣增其憤怨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



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何君子  
超將遠邁我情願關我言願結心之憂矣良以  
切怛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  
異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羣相追鷲  
鳥獨無雙何必相啣濡江海自可容願各保遐  
心有緣復來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  
征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邁其願遂結歡  
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  
衆覺成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  
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

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  
親不知氣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  
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  
紛華坎凜趣世務常恐嬰網羅羲農邈已遠拊膺  
獨咨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  
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滄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  
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  
者古人何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  
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各位不  
可居鸞鳳避爵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  
嗟王輿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

欲列簡書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  
敢謝道不俱

與阮德如一首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邁數子談慰臭如  
蘭疇昔恨不早旣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增  
憂歎事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  
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  
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  
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  
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以怵自寬南土旱  
不涼衿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  
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阮德如答二首

附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我  
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邁歡情交際雖未久恩  
愛發中誠良玉須切磋璵璠就其形隨珠豈不  
曜雕瑩啟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  
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  
臨輿執手決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  
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  
言誰共聽曾參易簣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  
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  
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  
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憩斯土與子邁  
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一

別爲異鄉四牡一何速  
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  
象遊目屢太行撫軫增  
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  
爲道基老氏惡強梁患  
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  
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剗  
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  
慨忼舒檢話良訊終然  
永馱藏還誓必不食復  
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  
無以情自傷俟路忘所  
以聊以酬來章

酒會詩七首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  
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  
峙林木紛交錯玄池戲  
魴鯉輕丸斃翔禽織綸  
出鱣鮪坐中發美讚異  
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  
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  
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  
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  
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  
當體七絃



寄心在知己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  
風鼓楫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喑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  
瀨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沉浮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脩  
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  
老棲遲永年實惟龍化蕩志浩然

蕭蕭冬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吐  
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  
玄機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藥濃繁馥馥蕙

芳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  
惟騫

雜詩一首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與命公  
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  
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  
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  
與爾剖符

嵇中散集卷第一



嵇中散集卷第二

琴賦一首 并序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與呂長悌絕交書一首

琴賦一首 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  
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  
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  
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  
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  
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  
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  
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

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  
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  
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  
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  
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跼而  
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崑互嶺  
巉巖峯崿嶇崦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  
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  
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  
流觸巖舐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滌汨  
澎湃蜃蠃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  
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

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恠琅玕瑤瑾翕艷叢集累積  
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  
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  
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  
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  
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  
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嶸以遊乎其下周  
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湄指蒼梧之  
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  
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  
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騏隅欽泰容之高吟顧  
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  
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

襄薦法般倕騁神鏤會裏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  
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  
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  
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  
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燦亮何其偉也及其  
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  
蹠蹕磔硤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  
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  
衍而優渥粲弈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邁  
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  
湯湯鬱兮峨峨怫懣煩寃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  
瀟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  
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

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  
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  
挽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  
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躊躇拊絃安歌新聲代  
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  
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  
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  
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驚紛儷喜以流漫或俳  
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闡爾奮逸  
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獲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  
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  
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



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  
掎以慷慨或怨嬗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  
而扶疏或參譚繁促復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遯相  
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  
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  
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聳  
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浮鴻翔曾崖紛文斐尾慊繆  
離纏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攏擲縹繚漈冽  
輕行浮彈明嬾睽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繇飄  
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  
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旣豐贍以多姿又善始  
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  
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

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  
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  
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  
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  
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簧之能倫若次其曲  
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雞遊  
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  
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  
間窳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  
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  
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  
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  
故音痹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

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  
聞之莫不慤慤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  
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歛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  
漫嗚噓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  
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  
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  
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  
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  
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  
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  
墜舞鸞驚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  
和况蛟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  
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

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  
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  
琴唯至人兮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  
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  
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  
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恠吾直性狹  
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  
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  
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  
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  
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

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



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

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

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  
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  
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  
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  
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  
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  
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  
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  
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  
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  
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  
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  
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

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  
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  
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  
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  
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  
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  
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  
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黷之不置不過欲  
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  
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  
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  
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  
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  
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  
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  
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愁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一首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  
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  
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  
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誠忿足下  
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  
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  
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



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  
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  
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  
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  
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  
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  
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嵇中散集卷第二

嵇中散集卷第三

卜疑集一首

稽荀錄一首 上

養生論一首

卜疑集一首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旣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

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尙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

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恆營營乎寧  
寥落間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  
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愴乎將  
慷慨以爲壯感慨以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  
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  
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  
力翦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  
堪二八爲偶排擯共鯨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  
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伯之隱  
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  
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  
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羸束  
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

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  
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  
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  
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  
色而揚聲況令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  
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  
至人不相達人不下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  
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  
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  
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稽荀錄一首

上

養生論一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



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  
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  
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以特受異  
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  
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  
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  
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  
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  
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  
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  
外猶君昏於上國一作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  
之無世偏有一漑之功者雖終歸歸下一字焦爛必

一漑者後枯然則一漑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漑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十下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

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  
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  
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  
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  
醪鬻一作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  
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  
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  
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  
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  
之於微積微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  
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  
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  
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  
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  
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  
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  
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  
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  
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  
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  
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  
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

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  
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  
終夫悠悠者旣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  
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  
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  
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  
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  
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  
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  
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  
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  
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  
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嵇中散集卷第四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

附

答難養生論一首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

附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

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富  
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己以行義於下富則  
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  
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  
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  
溢若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  
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滄耳神農唱  
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  
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  
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  
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耆無  
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膾上

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  
況於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  
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  
五色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  
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  
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爲茶蓼  
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  
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  
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  
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  
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  
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耆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  
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爲長

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



耶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一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鳩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

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

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  
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  
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  
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  
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  
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  
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閭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  
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  
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  
法循理不絳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  
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選而神氣條達豈須

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剛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

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  
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  
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  
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  
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  
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聵者忘味則糟糠與  
精粃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  
智以無恆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  
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  
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  
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  
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



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飢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無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

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恠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

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脩身以明汙顯  
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  
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  
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  
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  
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  
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榆  
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  
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  
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微也火蠶十八日  
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  
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  
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

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旣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闕也並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恠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愈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

非重耐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效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尙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杖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嬰疾顏子短折穰



歲多病飢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  
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  
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  
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菊苳梁  
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腋易糜  
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  
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  
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藥玉英金丹石  
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  
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  
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  
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性之變也橘  
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

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頰髮涓子以朮精  
久延偃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  
蒲韭長耳叩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  
容以蓬蘽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  
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  
無其人卽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  
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  
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  
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  
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冬僦而  
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  
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  
而楊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

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於世  
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  
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  
未之聞也久愠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  
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  
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  
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  
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  
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  
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酒者非過桀跖之徒  
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  
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  
之者人從少至長隆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

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就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飡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蚘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蚘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

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  
莛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  
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  
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  
中以內樂外雖無鍾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  
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  
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  
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  
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  
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  
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  
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  
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齋難老口誦至言咀



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  
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  
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  
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  
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却  
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  
高於馳騫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  
用身甫與鄉黨鯁齒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  
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  
期矣或瓊糝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  
復璞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涖者則有  
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  
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皆偏見各

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  
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  
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  
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嵇中散集卷第四



嵇中散集卷第五

聲無哀樂論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

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  
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  
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  
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  
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  
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  
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  
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而發  
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  
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  
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  
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  
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



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  
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  
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  
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  
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  
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  
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  
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  
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  
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  
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  
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

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繇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

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

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躡矣若音聲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

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

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  
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  
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  
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  
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  
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  
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  
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踈管便出無主於哀樂猶  
篴酒之囊漉雖管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  
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  
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  
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  
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

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

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  
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  
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  
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  
有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  
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  
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  
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  
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  
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  
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  
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  
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

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  
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  
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  
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  
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  
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  
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  
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  
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  
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  
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  
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  
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



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

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內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

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

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卑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

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  
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  
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  
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感並用  
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  
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  
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  
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  
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  
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  
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  
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  
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



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  
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  
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  
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  
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言聲有定  
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  
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  
一爇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  
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  
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  
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  
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  
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

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噓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

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扞不及儻  
由此言之儻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  
噓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  
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  
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  
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噓之不顯於  
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  
以無笑噓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  
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卽如所論  
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卽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  
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惱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  
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  
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

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  
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  
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  
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  
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  
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  
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  
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  
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  
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  
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  
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  
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

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  
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  
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此  
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  
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  
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  
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  
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  
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  
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  
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  
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  
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



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  
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  
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  
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  
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  
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  
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  
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  
樂而不淫猶太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  
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  
其紀男女奔隨媮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  
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  
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

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於淫邪也淫之與正  
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愁中散集卷第五

音不實其音其大味不顯其聲辭深義文雅動  
生入感詩興之夫王感天不流而不與始真為八  
受音入辭美色意古知樂流西易以興業自非  
洲又求王以樂文意謝若夫雅集長音集文至似  
樂工宣文音好則言文音無異聞之者長以自滿  
其辭事嘉樂故有是以國史和風俗之盛嘉音文  
文而不變然音出於心又夫王用樂文意也如陳  
不意心定志固發善日事然對音文以端其文以

嵇中散集卷第六

釋私論一首

管蔡論一首

明膽論一首

釋私論一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  
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  
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  
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  
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  
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  
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  
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

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且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

雖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  
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  
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  
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  
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  
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  
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  
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  
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  
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  
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  
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  
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



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鞞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情一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

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 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懼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爲有是而莫賢乎己未有功暮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

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  
理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時爲措而闇於措是以  
不措爲拙措爲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  
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  
永年良規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  
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  
存乎心僞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旣  
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廢之可以無景而患景  
之不匿不知無措之可以無患而患措之不巧豈  
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秦宰嚭耽私卒享  
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而身立清世匿非  
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君子旣有其質又覩其鑒  
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

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  
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  
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  
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於八荒垂坦蕩  
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  
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  
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  
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  
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  
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  
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  
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  
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

志無所尙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一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鑿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



沈

一作沉

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

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與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今之朝議

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  
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弈世未  
蒙發起然論者誠各信行便以管蔡爲惡不知管  
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爲不明也若三聖未爲不  
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  
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  
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  
闇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  
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  
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  
可不達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  
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  
乃大義得通外內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

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一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  
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  
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  
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  
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  
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  
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  
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  
無明則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  
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  
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呂子曰敬覽來論

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劔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

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憑河果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聞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旣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



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

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  
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  
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嵇中散集卷第六



嵇中散集卷第七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 附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 附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  
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  
惡饑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  
論所云卽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  
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  
必美之適於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  
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  
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  
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

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尙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減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難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復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驚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

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  
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  
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  
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  
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就此禮學矣論又云嘉  
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閨室  
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  
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  
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  
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  
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  
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  
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

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擲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 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梟腐覩文籍則目眦脩揖讓則變偃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



嵇中散集卷第八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癢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怠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



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爲忌祟不得蠶絲滋甚爲忌祟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顛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祟生於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祟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祟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

設爲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

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  
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  
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  
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之  
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  
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  
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天是皆性  
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  
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  
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牆則所見滋褊從  
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  
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

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  
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  
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  
數也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以  
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  
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  
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崇則可安新居  
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  
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  
授衣時雨旣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  
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崇治家者求福  
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履之諺古言無  
虛不可不察也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况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斷以檢其要乃爲微若但撮提羣愚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



能令殤子壽孤逆魁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  
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  
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  
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  
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  
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卽如所論  
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  
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  
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  
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  
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  
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

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  
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  
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  
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  
復曰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  
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  
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  
去天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  
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  
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  
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  
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  
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

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利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廚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

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闇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

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  
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  
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  
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  
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  
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  
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  
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  
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  
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墾耶良田雖美  
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  
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



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耶論曰時日譴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崇非也吉日惟戊旣伯旣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與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况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

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  
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  
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  
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尙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  
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  
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  
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  
似螻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而之所棄得  
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  
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  
也



嵇中散集卷第九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亶亶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三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

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與子  
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  
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蜚水而知天下之寒察  
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  
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  
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  
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何者是  
天遂之寶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  
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  
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旣修則宅葬無貴  
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  
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  
之遂期怠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



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足下忘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矣雖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略於和以爲先亦

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  
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  
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  
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  
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鑿掌巨  
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  
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  
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  
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  
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  
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  
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  
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

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  
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  
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  
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  
廟爲先廡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以  
此議之卽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  
吾論如無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  
成福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  
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  
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  
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  
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  
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

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於臣第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徒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

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爲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己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



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  
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  
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  
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麤也尋雅論之指謂河  
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  
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齊契於  
董生耶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兒與情乖  
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機  
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  
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  
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嗣  
空借鬼神以譎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  
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

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兒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修情兒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於誠勸尋論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

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  
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  
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旣已  
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  
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  
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於河  
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僞而無實  
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  
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  
爾也凡此數事猶陷於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  
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  
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  
準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

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於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於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天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旣持相命復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

牆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牆知命  
有在立之何懼若巖牆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  
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  
非長平之巖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  
長平雖同於巖牆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  
期於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  
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  
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  
長平之異同以難相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  
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  
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  
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  
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旣虛立吉



宅 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 如此可  
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  
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爲主而尋益以信順此  
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  
相命竟須幾箇爲足也若唯信順於理尙少何以  
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  
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  
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  
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  
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  
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  
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  
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

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以  
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  
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  
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闡營宅自然遇吉  
也然則豈獨古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闡動而自得  
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  
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  
盡相命唯有闡作乃是真宅耶若瞑目可以得相  
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職之周公營居何故  
躊躇於澗灑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  
爲宅則知闡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闡作有不  
盡則不闡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  
於闡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

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  
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  
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以功  
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貞宅授吉於閭遇設爲  
減福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爲  
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  
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  
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  
公侯之相閭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  
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  
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  
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  
讓耕其所以爲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

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  
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  
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  
見劓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  
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  
字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  
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  
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卽知當字長耳巨君篡  
宅而運其魁卽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  
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  
可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  
也黼黻芳華所以助吉宅家所以成相故世  
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

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怪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



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  
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  
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  
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  
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  
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  
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卽能說  
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  
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  
藥之已病爲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旣曰  
成居可占而復曰 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  
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遙故君子疑之今若以  
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

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強以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頤索隱何謂爲妄

嵇中散集卷第九

不煩用舉厥不以坐市無財由地而言對觀索  
 若今吉凶不我安與語不曰天動異有得不限限  
 發會出地對舉在物有難難然對會得喜不由之  
 篇夜離由天下而對晚未夫對論文與對離時以  
 然極法耳皆欲然果有未對文對不因果亦對氣  
 對齊文對離不盈欲燻笑而後極氣對離皆離之後  
 欲極欲善向觀必未然本對文無而對以離前出  
 篇出離曰對極不與對必在末欲出今對善對終  
 曰無大出出篇曰皆文極欲未善極不與不同善  
 眼讓空景交與非對景對人極對對長無由出容  
 樂心對文大對立對俱故有泰也之高出善對樂

嵇中散集卷第十

太師箴

家誠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  
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  
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  
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  
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天不離爰及唐虞猶篤  
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  
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  
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疲石  
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

哀萬物之將頽然後益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  
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

仁利巧愈競

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  
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  
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  
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  
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  
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故殷辛  
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堯人是謀楚靈極暴乾  
溪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馘胎不宰  
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  
彼權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  
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



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避顏諛言順耳  
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  
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  
天子思問其憊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  
告在前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  
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  
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  
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  
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  
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  
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

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  
熠燿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  
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  
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  
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  
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  
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  
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  
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  
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  
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  
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  
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

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

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鬪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

大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挽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



也一日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人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

又憤

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爲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

醉不能自裁也

嵇中散集卷第十